



贴近大地的行走

——云南作家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采风纪行

本报记者 李开义 王宁



从德宏的芒市、梁河、陇川、盈江到临沧的镇康、沧源，从三台山冬瓜村的德昂族村寨、户撒阿昌族乡的户早村、太平镇雪梨村三梯村民小组，到镇康南伞的国门、红岩村刺树丫口自然村、糯良乡怕拍村、芒卡镇焦山村……9天时间，行程2800公里，走访了德宏、临沧两个州市的21个乡村和基地，在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佤族的山乡、村寨、茶山、蔬菜基地、合作养牛和蚕桑种植示范基地，在村民家的场院里，在扶贫安置点崭新的楼房里，在生态扶贫、旅游扶贫、精准脱贫、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示范点和基地，与贫困户、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明星企业董事长、光荣脱贫户、产业扶贫带头人等促膝谈心，了解所到之处的人居环境、民族风貌、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效，倾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

脱贫攻坚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云南省扶贫办和云南省文联组织开展了作家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采风活动，积极投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以文学的力量助推脱贫攻坚。

3月底，省文联选派了28位作家，分滇西南和滇东北两个分队，深入扶贫第一线。德宏、临沧采风团由云南省文联主席范稳带队，来自全省各地的作家张庆国、阿布司南、窦红宇、李智红、张永祥、杨杨、左中美等参加。另一支省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性能率队的采风队伍，由周勇、叶多多、王单单、徐兴正、祝立根、李达伟、胡刚正、杨家彬、尹正龙、何贵同等一行10余位作家、诗人组成。他们深入城乡、走村入户，与群众倾心交谈，了解脱贫攻坚给贫困户带来的变化、欣喜和感恩，以及他们的新期盼；与当地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职工进行交流，深入了解当地扶贫工作情况，倾听扶贫干部职工的扶贫经历、感悟和动人故事，感受脱贫攻坚的不凡历程。

在扶贫采风团出发之前，云南省文联特别举行了采风启动动员会，请云南省扶贫办负责人介绍了脱贫攻坚工作的意义和取得的成效，以及3年多以来云南扶贫攻坚

战打响之后所取得的成绩，全省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贫困村出列、贫困户摘帽等具体情况。

在采风期间，作家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走访和交谈，面对着脱贫户脸上的笑容和乡村风貌的巨大变化，面对扑面而来的春天蓬勃律动的气息，内心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和感动。省作协主席范稳说，这次采风确实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的一次重要活动，作家们对于脱贫攻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文学创作应当反映时代的变迁、见证伟大的变革，我们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用作品反映时代、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

3月27日下午，经过漫长蜿蜒的山区道路，采风团乘车来到宣威市普立乡，进入泡桐花灿然开放的攀枝嘎箐口村，入住山谷边沿上的蔡润家，他家院子几米开外就是陡峭的峡谷，对面是高耸入天的悬崖绝壁，不远处就是云南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交界。他指着悬崖说，过去学大寨时，这里曾是云南的典型，悬崖上曾经写着“愚公移山，改变中国”巨幅标语，创造了“攀枝嘎精神”，如今已不见踪影。

这里地处高山峡谷，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交通闭塞，村落沿山谷分散而居，群众在石板上种庄稼，九分石头一分土，一捧泥土一粒种。因为贫穷，年青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老人和小孩。近年来，因为离村子只有3公里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通车，沉睡百年的攀枝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外拼搏多年、见多识广的蔡润，向采风团兴致勃勃地谈起往事。2015年，他因病回到菁口村并担任村主任，同时也是宣威升达火腿集团公司执行总裁。近年来，他把村里的神奇怪状、却有着板栗味道的红薯，命名为“丑红薯”，经过提升品种，通过包装、电商平台，丑红薯走俏市场，供不应求；通过组织村中农户以粗放土养的方式，喂养乌金猪，他以一头高出市场价格300元的价格收购，加工成的高端火腿，肉心呈现玫瑰色，香味浓郁，回味悠长，接近可以生吃的西班牙火腿标准，打开当地养猪脱贫致富

的途径。去年，他以本地猪为原料制作的火腿月饼，通过网上销售，收入260万元。在宣威火腿美食文化节拍卖会上，他以本地土猪制作的火腿创造有史以来一只火腿成交1.2万元的纪录。现在，他借助本村地处观光的胜地——尼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地理优势，发展旅游业，通过轮转土地，种植烤烟、七彩花生，同时连片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绣球花、向日葵，为发展旅游营造环境，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里刀耕火种上百年，我就是要通过保护生态，改建家乡的生产、生活方式。

采风团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当地群众在“能人”带领下，自强自立，发掘当地产业优势，走向脱贫致富的步伐，更看到这个村努力脱贫致富的今天，更远的未来。

进入会泽，最难以忘记的是28日下午，采风团风尘仆仆到达金钟镇温泉村委会的尾坪子。尾坪子，贫困裸露出它的真相，村子像一个被弃多年的废墟，没有屋顶、残破的石墙随处可见，几棵孤零零的树站在村中。当走到村子右边的斜坡时，看似一个平台，往前一步就是数百米的深渊，采风团的人不由得惊吓起来。出生于大理山区的散文家李达伟，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恶劣生存环境的村庄。他在微信中断断续续表达着自己的震惊。“在这个世界之内，猛然被不曾想象过，也是无法想象，也是想象无法抵达的惨烈与悲凉狠狠地来了一击。”

“生态脆弱，现在要整村搬迁！”温泉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兼主任蔡德华说。他指着成片的油橄榄介绍，这些年村里改种油橄榄，将由公司收购榨油，并带领采风团参观了一旁的云南林川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风团真希望正在开出细碎花儿的油橄榄，让村里的百姓找到一条生存之路。

回到会泽县城后，采风团直接到会泽移民搬迁新城。这是一个总投入达34亿元的民生工程。采风团看到，一栋一栋移民建筑拔地而起，已有许多有说有笑的村民搬进新房。当地干部介绍，尾坪子的村民也要陆续搬到这里。采风团沉重的氛围，逐渐稀释了

一些，而这仅仅是村民走出村庄、入住县城的第一步。一路走来，采访团切身感到，扶贫势在必行，扶贫任重道远。

精准扶贫主战场镇雄，为人口大县，168万人，其中外出务工输出达55万人之多，尚有23万多人没有脱贫，属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是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难中之难，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期，在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省委选派50名处级干部到镇雄县村一级，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一到镇雄，采风团就通过与县委宣传部、县委政研室、县扶贫办、教育体育局、卫生健康局、搬迁安置局等部门进行座谈，深入了解全县的扶贫状况、进度、扶贫经验，取得的成果，面临的艰巨任务。此后，深入大湾镇的学校、农户家采访扶贫情况。随后，前往“鸣鸡三声”等地，踏访当年红军长征“乌蒙回旋”的故地，感受红色文化的风采。返回昭通市时，采风团与昭阳区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职工进行深入的座谈交流。

扶路上，没有旁观者，也出现了作家诗人的身影。采风路上，诗人胡正刚告诉文友，近期他将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到巍山扶贫工作，诗人王单昭到昭通市文联工作后，自去3年就作为扶贫工作队员到昭阳区花鹿坪做扶贫工作至今。曾在北京工作过的他，一下进入贫困山区，山区百姓生活与内地的巨大反差，使他近距离感受当地农村生活的贫瘠，进而对农民和农村进行深刻的思考，写出了触动人心、具有温度的《花鹿坪手记》，倾注了一颗关注贫困农民主生状况的诗人之心。诗中写道：“陈哑巴在贫困户信息上/摁手印/摁不出任何指纹/我把他每指拿起来看/泥巴敷了一层/我没有让他洗掉/我默认这泥斑就是他的指纹/这里面藏着他的命”。

贴近大地的行走，难以忘怀的采风。通过采风活动，作家们看到了脱贫攻坚为广大乡村带来的变化，也感受到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同时，为许多扶贫工作队员做出的默默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事迹，深深感动。采风结束后，大家表示，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之后，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乡风，这么美

梁刚

齐格村会在南盘江畔的横梁子山坡上种植了70亩芒果。一整天，村里几位党员和我们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在芒果地里除草。傍晚快收工时，村党总支书记赵金华口袋里的手机“嘀”地响了一声，他掏出一看，大声招呼大家：“哎呀，区米几小组普自保家的黄牛滚下大箐沟了。走，我们去称几公斤牛肉来，晚上改善一下伙食。”七八辆摩托一起发动。

齐格村委会地处山区，是弥勒市朋普镇深度贫困村，目前，通过各级帮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摩托行驶在散满牛粪和羊粪蛋的山径上。一片片甘蔗、玉米地像大匹小匹绿布黄布，在挂路旁一面面陡峭的山坡上。泡在汗水中的一天，艰辛而又让人一步步靠近希望。蒲公英打着雾也似的小伞，在向晚的轻风中轻轻摇曳，被摩托带起的风撞得四散开来，朵朵小伞在晚风中渐行渐远，大山脚下，南盘江在夕照下闪着金光。

约莫15分钟，我们在一条山溪边一个稍平坦的地方停下。隐隐地，听到从下面的山谷传来的阵阵呼喝声。循声一望，只见十数个小小如蚂蚁的人影，簇拥着一个黄色的东西，正一步一步攀登上来，慢慢地，总算看清是十几个男人正扛着用绳子绑着的牛迂回向上。

一轮火红的夕阳就快滚下我们身后的山沟时，人们把牛抬到了溪边。越来越多的人提着桶抬着盆来到这里。驻村不久，我们经常走村串寨，我一眼就认出他们都是区米几小组的人。大家七手八脚，刀斧齐上，半个小时就将一头重约一吨的黄牛大卸八块，并很快在山溪里清洗好下水。接着，肉和下水被砍切成小块小段，分成30多份，摊在溪边的草皮上。有人用秤过量后，人们上前认领；小组支书李文伟手里拿着纸笔，高声喊道：“普自荣，3公斤，120元；普孝荣，4公斤，160元；张秀兰，2公斤……”

我问身边的村委会副主任龙争林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由于6个村小组生产、生活的地方山高谷深，每年都会有一两头牛因斗架或运送肥料、玉米、甘蔗不慎滚下山坡，摔死或摔残。这样的牛只能杀了吃肉。一人有难众人帮。为帮助失去劳力的人家重新买一头牛，村里人会自发赶来，认买几公斤鲜牛肉，既为损失牛的人家凑些钱，也能让自己改善一下

伙食。这成了村里多年来的传统。就是反目成仇的人家，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出手相助，并会因之重新言好。村党支部书记赵金华告诉我，去年秋，齐格村小组副组长作赵福家的牛拉玉米时不慎摔死，通过这种方式，得到6500多元，自家只出了3000多元，就重新买回一头大黄牛投人生产。他高兴地说，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从镇上到村小组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以前，人们到朋普镇赶一次集，来回要3天时间，头天赶到朋普住一晚上，第二天买卖，第三天一早才能踏上归程。现在，当天即可往返。摔伤摔死的牲畜也比以前少多了。站在仲冬的寒风里，听着这些，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上前认买了两公斤。

虽是寒冬，可区米几小组家户户的屋舍仍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我买的牛肉，和几个党员买的一同放进区米几小组长普孝荣家的大锅里，用柴火猛煮。牛肉快出锅时，女主人放进大把的花椒和辣子面，男主人从土坛里打出了清冽的高粱酒，顿时，普家小院内香、酒香扑鼻。山里湿气重，每年，家家户户都会种些高粱酿成酒，喝了活经祛寒。吃喝间，有人向我讲了当地另外的“牛事”：前些年，不少山村治安状况不好，时有人入村盗牛，但很少有盗贼在齐格村得手。夜晚，一有风吹草动，全村家家亮灯，户户发动摩托，村里的大喇叭也打开了，令盗牛贼闻风丧胆。这让我联想到我驻村大半年亲眼看到的齐格村村民们的不少善举义行：20多公里村道路上级补助资金硬化了，但没有修建路肩的钱，行车还是不方便不安全，村民们都不等不靠，自发捐资3万多元筑成；不久前，齐格村小组的普正学、赵会英夫妇俩身患重症，两个女儿分别就读初中、高中，家庭非常困难，全村老少一星期就捐资2万多元，让两口子得到及时治疗；在最近的扶贫动态管理中，乡亲们又一致推举将他家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以享受政策补助。每个村小组的五保户，一天两顿，只要闻到哪家的饭菜香，进门去拿起碗筷就吃喝，没有人会脸色……

这时，有人趁着酒兴唱起歌来：“横梁子山再高，高不过人的脚，南盘江再长，长不过人的情。南盘江水酿出的高粱酒啊，最醇最香，大山里的乡风啊最美最正……”我只喝了一小碗高粱酒，但顿时感到身心都醉了。

书房

张旗

人的一生，读书是件重要的事，是否读书，读什么书，往往决定了人生所走的道路。书是一个教师吃饭的家伙，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与书相伴，一路走来。

坦率地讲，我是一个爱书之人，对于购书、藏书、读书这三件事，多少年来都乐此不疲。当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何时能有间书房，有书桌，还有一个书架。

在村里当民办教师那些年，就住在家里，卧室就兼书房，饭桌也是书桌，书就放在几个破纸箱里，塞在床底下。在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心目中，简直就是亵渎。

1979年，民办教师公开考试转正。通过考试，我得以转正。机遇本来偏爱有准备的人，平时我就喜欢读书学习，碰上了改革开放这历史的大变革，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90多岁的她，由于有不断成真的美梦滋润着，她的脸比以往更显舒展。她总是说自己有福气，其实有福气的岂止老人家呢？想当年数字寻呼机刚上市只风风光几年，又有了中文寻呼机，“中文机”还来不及普及，又有了直接通话的手机，寻呼机竟成了昙花一现，跑步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其实这些年有福气的岂止是几个人，而是成万上亿的中国人！这种神化般的变化，这又是托的什么福呢？也许人都会同意：靠改革开放带来的科技突飞猛进嘛！

今天遗憾的是母亲已经与我们离别了10年，不然她看到儿子们智能手机的广大神通，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5年后，调到县完中任教，学校给我安排的住房是个套间，20多平方米，还有个简易的小书架，书桌是三屉两柜的，我和我的那些书的境遇有所改观。书是很累赘的东西，每次工作调动，总有一部分被我忍痛割爱，也总有一部分是我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抛弃的。那些自学生时代以来，一二十年间省吃俭用陆续购置的几百册书籍，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它们是我的“隐形伴侣”，我把它们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让书香承载着梦想，直抵灵魂和远方。就是它们，温暖了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沉沦堕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母亲的美梦

张俊

我看了部外国影片，片中人躺在床上给远方的爱人拨电话，我真是羡慕极了，母亲听我讲后，立即动了装电话的心。我只好安慰她，快了，快了——心里却认为是因母亲深居简出，不懂社会状况在做梦。

为什么我那么低调？那个时候座机电话都姓“公”，属单位办公设施，谁敢奢望在自己家里装上一台！况且那时候人们每月的工资仅几十元，而一台电话机的初装费要三四千元，每月还得交26元的月租费。

改革开放后，我家有位亲戚，聪明能干，而且有胆量，在许多人还在观望等待之际，这老弟立马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毅然“下海”，当了个体户，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他家里装上了私人电话。意想不到的奇迹竟发生了，当年这“新闻”一下子闹得全市人都知道。并非本人夸张，有当年的昆明市邮电局编印的电话簿为证，那上面个人电话一栏内，白纸黑字印着他老弟的姓名。那年月这偌大的一个省会昆明城中，进入这带头致富“光荣榜”者仅有四五个人，真是“无限风光”，招人羡慕！

20世纪90年代后，座机这个“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话机初装费一降再降。我和兄弟们开了个“统一思想的会”，把母亲盼望多年的这个宝贝请进了家。

没想到母亲的电话梦，这么快就成了真。当这位77岁的老大姐第一次与济南的老弟通话时，用了最大的嗓门，还怕对方听不清。当她听到听筒里，舅舅的声音清晰洪亮得就像站在身边一样，

因百感交集而老泪纵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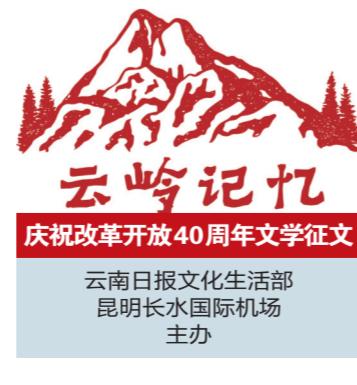
不到半年，母亲对她的宝贝电话又有了不满之处。原来是我们一忙就只用电话“报到”，而她只能“单相思”，想找我们时却毫无办法。

让她如愿以偿的新产品问世了，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寻呼机，又名BP机、传呼机。

我们五弟兄虽然不属“先富起来”之列，但是这些年也涨了点工资，为了早日满足母亲随时召唤儿子的心愿，都咬咬牙去跟风，腰间别上了传呼机。这段时间幸运的母亲享受到了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的成果，过得十分舒心，她老人家，仿佛随时有儿子在身边陪伴一般，要找哪个，一声呼唤，不多时人就到了身旁。

这寻呼机虽好，可是还是让母亲失望了一次。一次母亲忘了我去大医采风，拿起话筒就呼，等了多时，才等来了我的回话。此时她才想起我出了远门。这小玩艺能传来百里之外的儿子对话，她被惊呆了！

1993年，我国第一台中文寻



呼机研发成功，不久中文寻呼机一降再降，一台不到1000元。我经常到外地采风、采访，为避免与母亲不能及时联系的事再次发生，我乘机换上了“中文机”。这玩艺让我在千里之外，也能在第一时间获知母亲的信息。兄弟们也你追我赶别上了“中文机”。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90多岁的她，由于有不断成真的美梦滋润着，她的脸比以往更显舒展。她总是说自己有福气，其实有福气的岂止是几个人，而是成万上亿的中国人！这种神化般的变化，这又是托的什么福呢？也许人都会同意：靠改革开放带来的科技突飞猛进嘛！

今天遗憾的是母亲已经与我们离别了10年，不然她看到儿子们智能手机的广大神通，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